

真实记录·KTV 噗药暗流

(1)

偶然间，记者遭遇 KTV 包房“打 K”



E-mail: zwbszj@126.com

……五分钟内，他们开始摇摆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摇头晃脑，幅度渐渐变大。有的闭上眼睛，把手伸开，做“泰坦尼克号”飞翔状。几名男女站在电视机前摇着头。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子站在桌子上和一个男人跳贴面舞。他们双手并起，一起摇摆……

晚报记者



娱乐场所里的舞蹈演员穿着性感 晚报记者 马健 图

新闻背景

2005年，央视在一期《新闻调查》报道中说：“你可能听说过摇头丸、冰毒和K粉，也许你认为它跟你的生活毫无关系，可是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新型毒品已经迅速蔓延，这意味着吸毒者可能就是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孩子。”该报道在全国曾引起广泛关注。同样在2005年，11月，郑州市200多家娱乐场所的负责人签下“无毒承诺书”。承诺“娱乐场所及其从业人员做到不贩卖、吸食、注射毒品，发现场内有吸、贩毒现象的，立即向公安部门举报”。时隔两年，如今情况如何？本报记者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暗访调查……

“什么是打 K？”“就是玩药”

11月中旬某晚，某KTV内，朋友聚会。记者飙歌到深夜，包房里陆续来了一些不太熟识的人。一名年纪不大叫小伟的小伙子接了个电话后，借着酒意小声问大家：“打 K 吗？”

“什么是打 K？”

一个朋友瞪了小伟一眼。小伟自觉失言，忙摆手说：“没事。”

可是大家都听到了，经不住几个好奇的人死缠烂打，他回答：“就是玩药，一种兴奋剂。在旁边的包房里。我朋友刚来。”

为了打探虚实，记者决定立即前往。

“你好奇心太大，别惹事，不要随便问问题。我和他们也不太熟的，都是酒肉朋友。如果出事儿，我可没

办法。你只管跳舞吧。”

当晚11时许，结过账后，记者支走朋友，跟随小伟来到该家KTV另一个包房。记者忐忑地进门。里面非常安静，7名男女正坐在沙发里聊天。

这间包房很大，桌子上摆满了啤酒、果盘及矿泉水、红牛饮料。

“这个是小辉，房地产

公司的。这个是刘建……”小伟兴致极高，喝酒、聊天，和几个男人一起放肆地大笑。

小伟说，小辉他们通常十来个人一起出去玩儿，开两辆车，他老爸很有钱。在包房玩儿的时候通常是请客，玩的人年纪都比他大。

4名穿着时尚的女孩是陪“嗨”的小姐。

“他们只玩 K 粉”

他们一支歌都不唱，甚至不插话筒，要求音响师调整到位后，就把开场系统背景音乐关掉。

这帮人坐在沙发上，一直抽烟，不时碰酒，说话声很

小。服务员拿来三盒抽纸。小辉简单聊了几句后，要求服务员“拿管子，碟子”。

几分钟后，服务员拿来大玻璃盘和比一般的饮料吸管粗些的塑料管。

小辉掏出火机，点火将盘子背部烤了一会儿。后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小包白色粉状物倒进玻璃盘子里。

和盐差不多，颗粒大小并不均匀，在微弱的灯光

下，有些颗粒亮晶晶的。小辉又掏出一张信用卡，将盘子里的粉末挤压平摊后，切成细条。

“看，这就是 K 粉。他们只玩 K 粉。”小伟悄悄说。

“四哥，你先来打一道吧”

熟练，时间不过两三秒钟。

“这就是打 K 了！”小伟说。

除了记者外，包房内包括小伟在内的人每人打了一道。两分钟内，所有打过的人开始流鼻涕，不一会儿，卫生纸扔了满地。

小辉又切了几道 K 粉，让大家继续。

服务员送来几盘小食品，看到桌子上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动作，面无表情地问：“放音乐不，哥？”

“放吧！”一男人指挥。随着服务员的调试，暴躁的音乐声逐渐放大，最后以记者在摇滚专场听到的音量级别放出来，在半夜更显得威力无比，震耳欲聋。

5分钟内，他们开始摇摆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摇头晃脑，幅度渐渐变大。有的闭上眼睛，把手伸开，做“泰坦尼克号”飞翔状。

几名男女站在电视机前摇着头。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子站在桌子上和一个男人跳贴面舞。他们双手并起，一起摇摆。

“现在这很流行”

一个女孩没有跳，她倒在沙发上，说“头晕”。在音乐声中，她只是微微摇了摇头。“妈的，第一次玩儿吧，打道成这样了。”“四哥”发现后，一边跳一边骂。

“不行，想吐。”她挣扎着向卫生间跑去。另一名跳舞的女孩见状去搀扶。

几分钟后，两个女孩儿出来了。小辉掏出100元示意呕吐的女孩儿出去。

小伟说，第一次打 K 的人都这样。不会打，就不应该进来，小费其实不用

给，但他哥们儿“大气”。

有些男女开始搂抱，他们的眼神十分迷茫。小伟站在离音响最近的地方跳舞，对记者的问话漠不关心。由于小伟的状态实在给不了人安全感，记者走出包房。

包房外，刚才送东西的服务员问记者有事没，记者摆摆手：“屋子里吵死了。音乐怎么开这么大？”

“你不玩儿呀？那你等吧，一晚上哪。就是这么大的动静。”服务员说。

KTV 内工作人员各忙各事，并不理会包房内传出的过高的音乐声。

记者回到包房。10分钟后，乌烟瘴气中，一名自称是 KTV 经理的人走进来，和几人碰了碰酒后离开。

40分钟内，没有人停止跳舞。第一拨矿泉水和饮料很快被解决，服务员送上第二拨。在场的男子有的已经把上衣脱了个精光，说是出汗太多。听小伟说，汗全部都出来了，人也就清醒了，算“嗨”出来了。

如果不出汗，就“嗨”不出来，会头疼几天。

他们“嗨”的时候，异常痴迷，没有人在意记者。记者按照和小伟的约定，独自离开。

小伟说，他们常常在 KTV 包房里“玩儿”。还说：“你落伍了吧，现在这很流行。”

通过百度搜索，记者查到：“K 粉：新型毒品的一种。”

果真是“落伍”了！

请继续阅读 A10 >>>

新闻注解

关于“K 粉”——是氯胺酮的俗称，英文 Ketamine，属于静脉局麻药，临幊上用做手术麻醉剂或麻醉诱导剂，因为其物理形状通常呈白色粉末状，故俗稱“K 粉”。在 K 粉作用下，吸食者会疯狂摇头，很容易摇断颈椎。同时，疯狂地摇摆还会造成心力、呼吸衰竭。吸食过量或长期吸食，可以对心、肺、神经造成致命损伤，尤其对中枢神经的损伤巨大。

关于“麻古”——泰语音译，属于冰毒的一种，其主要成分是冰毒，是加工后的冰毒片剂，外观与摇头丸相似，属苯丙胺类兴奋剂，经化验含有甲基安非他明和咖啡因，具有很强的成瘾性。服用后会使人中枢神经系统、血液系统极度兴奋，能大量消耗人的体力，破坏免疫功能。长期服用会导致情绪低落及疲倦、精神失常，损害心脏、肾脏，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。

关于本文中“KTV”——主要指非量贩式 KTV。

对话『瘾药者』

受访人：老张 私人企业主 年龄：40岁左右

他是洛阳人。在 KTV 里，有相当一部分外地人在“嗨”。他们绝不在本地的场子里玩儿，往往趁着出来的机会，在碰不到熟人的外地玩儿。“出手阔绰，不讨价还价。”“公主”在介绍老张时说。

记者：为啥要在 KTV 里玩啊？

老张：这儿拿东西方便，不用我出面。我在家从来不玩儿。

记者：有多久了？

老张：总共没几次。又不是天天玩儿，你太大惊小怪了。这只是兴奋类药品，偶尔来玩一次，不算毒品，不会上瘾的，我从来没碰过白粉。

记者：怎么想起来玩儿这？

老张：关系好的经理 xx 介绍的。以前也不玩儿，后来和她熟了，说起来了，就试试。

记者：是哪里的经理？

老张：场子里的。

记者：她给你推荐，你就试？

老张：工作压力太大了，KTV 能有什么好玩儿的？天天谈生意都是到这儿，总得来点新鲜的。

记者：之前接触过没有？

老张：只在香港电影里见过，第一次见这在场子里。以前从来不接触那些人（指毒贩）。

受访人：小伟 年龄：22岁

小伟：说实话……我纯粹把这东西当药使。现在养成了习惯，不玩儿这个，就不想做爱。只要做爱，就想打几道后再做。

记者：只是为了这个原因？

小伟：是啊，又没有瘾，随时可以不玩儿。

记者：可是你们动不动就到 KTV 里开房玩儿，也太明目张胆了吧。

小伟：音响“嗨”，美女多嘛！也安全。他们（KTV 人员）会负责，最近我也不玩儿了。

记者：第一次是咋回事儿啊？

小伟：朋友聚会时试的，流行嘛！感觉不错。这样能享受最强烈的狂欢和快感。